

『昏晕哲学』

朱叶青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昏晕哲学/朱叶青著.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2

(朱叶青杂说系列)

ISBN 7-5057-1992-0

I. 昏… II. 朱…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899 号

书名	昏晕哲学——朱叶青杂说系列
作者	朱叶青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规格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67000 字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992-0/G·177
定价	16.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我不让别人为我作序

自序

了那些脏话和荤话，所以，我后来聊起哲学始终带有一种晕乎乎的醉意以及贩夫走卒式的俚俗与亲切。我学哲学似乎也是没有目的的，反正认定了，喝酒与哲学，左不过都是为了「昏头」这样一个目的。

我这种学习方式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天觉得自己脑子出问题了，整日魔道着，什么事情也不想做，专门找一些没用的问题来折磨自己，比如人为什么要活着、女人和男人的关系为什么这样复杂，等等诸如此类的不是问题的问题。

脑袋里想着老子、帕斯卡尔、叔本华的句子，手上端着大塑料桶啤酒杯，眼前晃荡着一帮子蹬三轮、卖羊肉、游手好闲人等，路边、喧嚣、打闹，我学习哲学从一开始就串了味道，再无正而八经的可能。况且我学哲学绝无目的，不为论文、不为学位、也不为职称，总之是什么都不为，活着无聊，想找到一种生活方式来打发无聊。

当时有不少人皆奇怪，这家伙没有工作，生计亦无着落，但偏偏能够坐在马路边自由地喝着、玩着、读着，就像是二流子、老混混。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混混，大抵就是吧。作为社会上无业游民，真正地，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家伙瞪大了眼睛惊愕地问：「听说你什么事情也不做？整日闲着，也不去为社会做一点贡献什么的？」我老老实实说「是啊」。那人于是就为之惋惜，临了还说些年纪轻轻之类的话。

我后来习惯了这样的眼神与惋惜，可我确实无以为自己辩解，因为，一个整日昏头昏脑的家伙，怎么可能对这些头脑清晰的家伙来表明自己的意图呢？况且所要表明的意图原本是不存在的。我连自己

哲学容易让人昏头。我发过这昏。通常是读起哲学书来头就发昏，头昏之后愈发要去读，读而更昏，可见我这发昏是昏到了极点。我于是就采取恶治，昏了头而去喝酒，昏于哲学又昏于酒，于是这酒，喝起来经济实惠，耗费不了多少酒精就能够事半功倍地让我的中枢神经进入了麻痹欲仙的境界。我终于把自己培养出一个良好的习惯，情不能禁地用哲学态度去品酒，然后用昏醉呓语解释哲学，最终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小发现，发酒昏时，去看哲学，觉得世间所有哲学说的都是昏话，而酒后醉话大都充满了哲理。舒坦于酒精也就是舒坦于哲学，反之亦然，活着没事做去搞哲学，生要把脑袋给弄得昏昏沉沉，但在其中可以体味到了酒精作用而淡化了哲学意味。

以上这段话是我的生活体验。我曾经就是坐在南小街马路牙子上一边喝着酒而一边学习哲学的，结果我不知道什么是哲学却记住了酒精。哲学使我昏头昏脑，酒精也使我昏头昏脑，我用酒精的发昏去换取了哲学的发昏。

我喝酒学哲学的小酒馆靠近北京站，南小街口子，路西厕所斜对面，挨着一家满姓涮羊肉饭馆不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辞职赋闲，每天下午来此，先买上一包花生米，再来三扎啤酒，盘腿坐在马路边上，一手拿着《思想录》一手款款地端起了大酒杯。来这间小酒馆喝酒的，尽是一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偶尔有些模样体面的夹杂其间。酒客们养成了生物性习惯，天天厮混于此，似乎一个个人生没有别的目的，天生为酒而来。我在这喝酒朋友中看我的书，听着他们的语言，记不住书中讲了什么，却不曾忘

自序

我生活之中惟有胡思乱想才是被我真正占有的，因为，我可以真正地支配它们。我还很愿意将这些胡思乱想记录下来，变成文字，虽然我知道文字有着特殊的权利，但我并不是想获得权利而去书写文字，其实，我仅仅是想让肉体在胡思乱想和转变文字之间去体会生理性的快感。惟独这种特殊之生理快感，才能够使我暂时忘却我还「活着」这一始终不能被确定的事实。由于不能确定的缘故，转过来，又催促着我的胡思乱想继续繁殖而变得愈加地模糊与恍惚，转化为文字，也就变得像酒后的脚步有些踉跄、醉意、庞杂。

文字在我是很不重要的，仅仅是用以承载生命的方式，以便于让文字来活受罪而让自己从这庞杂的莫名乱想中脱身而出。但是出到哪里去，我又是很糊涂的。于是就以为思想原本就应该是庞杂的，不杂，何以成为思想呢？做学问是否要杂，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不大会做学问。举凡做起来，头，一定是要发昏的。做学问需要系统化，大抵如此，我偏偏是最不善于系统与条理的。我的昏头之病可能就来源于此。我原本是想在街头学习哲学，意外地收获了街头的艺术，因为，我理解的艺术原本就应该是胡闹的，以胡闹为职业，产生了创造力，其实是把胡闹给整理成为游戏。游戏人生四个字，就是艺术真谛，既概括了艺术的全部本质也含有艺术的一切功能。虽然哲学让我昏了头，却意外地收获了艺术，算是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罢，放在我身上就叫做失之体制内而收之于体制外。

可惜我知道游戏的道理，实在也晚，偶尔看到自己过去写的笔记，其认真程度，简直认真到了自己也不敢

为什么要活着都不清楚,用我这昏沉的脑袋去为社会做贡献,岂不将危害于社会吗?我就想自我封闭起来,或许对于社会更为有益,酒精与哲学,可用来危害自己而不会去殃及他人。可惜我的无业游民生活,窜上了哲学的味道。

我经常是喝多了醉得迷里马糊,在马路边看着往来人流眼花缭乱,脑细胞运动起来却把哲学混淆于宗教,复又把宗教混淆于艺术。艺术却是真正的游戏,我就整日在这些方面去胡思乱想了。一切思维皆了无结果,惟独喝酒有了结果,我终于进入了酗酒状态。身子轻飘飘的,腾云驾雾,决然不问人间之事。记忆力大为减弱,脑袋不大好使唤了。更为麻烦的是我开始失眠,长期失眠有可能是精神系统出问题的征兆,我知道终于把自己给折腾得魔魔道道了。耗了八年时间,我得到了原先不知道会怎么样的结果。

哲学弄坏了我脑子,而且,我很是服输地认识到我天生就不是学哲学的料。学习哲学应该冷漠无情,好似看待一堆抽象的数学方程式,仅仅从数字与结构上去理解,也就不会伤元动气了。学哲学而伤了元气,不得不依靠胡思乱想过日子。

我住在大黄庄,城市与县城的交汇处,这里有一个标志,通县界碑。距离界碑不远是一座座红色六层板砖楼房,楼房群中有一间是我的住处。我整日就在这房子里胡思乱想,然后我再把胡思乱想写下来,以为能够将胡思乱想写下来就是我人生的出路。我靠着胡思乱想过日子,几乎,我的人生专业就是胡思乱想。前一阵子我因故卧床不能起,躺在床上看天花板过日子,这下可好,除了胡思乱想别无其他能耐了,完全可以名副其实而又理直气壮地整日价地胡思乱想了。

自序

明白什么。为此我去北京大学听陈嘉映先生讲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听了好几堂课，始终糊涂着不知道老维到底说了什么，倒是觉得陈先生在课堂上的语言表述很是精彩，坐在课堂上和坐在马路上，感觉是不一样的。陈先生鼓励大家提问题，我听得昏头昏脑，什么问题都提不出来，于是就用这颗发了昏的脑瓜继续去听。听了还是不能明白，就按照自己学哲学的老习惯，每次下了课之后就拉着陈先生去喝酒，想用喝多了的方法来理解维特根斯坦，但是真的喝多了，顾不上师道尊严，壮了胆子问陈先生：「维特根斯坦到底是在说什么？你能用一两句话讲清楚吗？」

陈嘉映想了想，睿智地用启蒙式方法告诉我，当经典哲学所表述的问题停滞不前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使得哲学又有了新的生命，用维特根斯坦本人的话讲，就是：「我又能够前进了」、「我又明白了」。

我斗胆提出问题：「如果语言分析哲学就是这意思的话，那么，「我又能够前进」的意思就是「我终将进入死胡同」，「我又明白了」的意思是「我还将不明白」。」

我解释说：「如果把一个问题给整明白了，可是明白了之后还得活着，就还要去胡思乱想，既然还要再去想，接着再想下去，肯定又是会糊涂的，糊涂了之后还是会闹着去想明白。如果说我们又能够前进了，可只要继续往前走，总是要走到头的，走到头还要走进死胡同去的。说来说去，人活着不就是捣腾来捣腾去吗。」我记得陈先生说：「你这话怎么听起来是有点道理啊。」我听了很得意，但我知道自己是得意于无奈，这是我从南小街马路牙子上学来的昏头哲学。

哲学在于我就是专门用来发昏的药面：喝酒，哲学，再喝酒，再哲学，好比是：醒而醉，醉而醒，一直喝到

相信的地步。于是就禁不住心疼起自己来，心疼自己在长期与人交往过程中过于认真了。认真得像一个国际关系的外交官或者是政治家。

如果我有这样的大胸襟，就想将这篇文字题名为：一个现代文明反动者无奈的胡说八道。学习经典哲学之后，总以为难与眼前这世界协调起来，动辄归咎于现代文明的不是，于是开口闭口想着去造现代文明的反。事实上，我是什么也反不了，既反不了什么现代文明的动，也继承不了古代文明的什么不动，总之，我其实就是喝多了之后的胡说八道。历史上的一切胡说八道，大抵属于日暮西山式的呓语，叽里咕噜，舌头好大，完全是酒精闹的。

事实上，我是什么也反不了，却又享受着现代文明。享受着又想着去反对，好比是嘴巴上倡导廉洁，私下里大贪大捞，又像是表面上扫黄打娼，暗地却眠花宿柳，全然是一副康德二律悖反的后现代主义版本。不过，生活本身往往就这样无奈而言不由衷。我总结自己学习哲学的经验，得出这无奈的结论：昏了头去学哲学，学得头发昏，昏了再去喝酒，脑袋彻底糊涂，谈论起哲学来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的昏头、头昏、醉酒、哲学、胡说、八道，虽然不大正统，却与眼前世界外表形态很是吻合。

我从来就羡慕那些不必去学什么、生而就大彻大悟的人，前世带来的福分与知识使得这些人优游快活于今世。我亦羡慕那些学了什么便能够一目了然解决一切问题的人。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早早地开悟了，学到了游戏人生的真谛，说来实在也是一种真正的幸福。我于哲学上糊涂、得之于酒精缓解，总想着去

自序

瞎了以后怎么办。想了很多，确实很多，多半想到作为一个盲人永远看着一片黑暗，我该怎么地活下去。包括生活来源、谁来照顾我、父母会怎样反应等等。想到后半夜一点钟，我完全想明白了，浑身松弛，倒头睡觉，我记得当晚睡得很香很沉。想明白了，确实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你过去不是常常夸耀自己不怕死吗？现在让你体会比死更为可怕的东西：黑暗。

何况黑暗对我来说，过去所见，大多不能够再去凝视了，那么我这具肉身继续活在世上显然是没有什么用了。战胜黑暗的方法是死亡，我何不就选择死亡了呢？想到死亡能够一了百了地解决一切问题，轻松，坦然，而且想到死亡能够使我无须去表演战胜黑暗、顽强活下去之类的故事，心中甚至有些快意，所以才有了那一夜坦然而甜美的沉睡。

又过了几天，有朋友来电话问候，同样回到你以后怎么办之类的话，我在黑暗中回答说「我的病就快要好了」。朋友奇怪地说「你是不是病糊涂了，说起胡话了」。我说「不是」。他问「那你说是为什么」，「你想啊，到现在，折腾我的那个东西，已经把我给折腾成这样了，再折腾下去除非是我给折腾死了。如果不让我死，那很简单，就必须让我好起来。世间一切事物发展到最后、到了最低层，若是还要继续发展，那就只有一个发展方向，便是向上回复发展」。记得当时这朋友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敷衍几句，叮嘱我一定要再去同仁医院找更好的专家门诊看看。与这位朋友通电话的半小时之后，我接到加拿大刘医生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受朋友之托来问问我的病情。刘医生在电话里问了很长时间，最后说你放心，明天让你朋友去药房买蒲公英九十克、生地十克，煎熬成三碗，分别洗眼睛、熏眼睛，最后一碗是喝下去。坦

不能喝了为止。不能喝酒，有两种可能，一是戒酒了，一是人死了。引申到哲学上也是如此：明白了，糊涂了，又明白了，又糊涂了，以至于死了，或者是既不想明白，也不想糊涂，就这样了之。对于人类而言，哲学也将是这样一个轮转公式：明白了、糊涂了、明白了……以至于无穷无尽下去。路，何尝不是这样，走通了，走不通了，又走通了，又走不通了，举凡只要是走下去，都是这般来回地折腾，直到折腾不动了，或者是人类彻底毁灭了。

前年夏天我害了眼病，病毒性角膜炎，视线模糊，两眼血红，发展到厉害得看不得一丝微弱的亮光。白天在家即使拉上深色窗帘，依然要戴着墨镜，像是电影里黑社会老大的样子，据朋友们说我的这付扮相算是酷毙了。晚上拉开窗帘却不敢看对面微暗的路灯，即使是微弱光线也会使我眼睛受到针刺般的疼痛。我去协和看病，医生开给我的全是激素类洋药，价钱很贵，但一双可以用来凝视天空的眼睛是无价的，所以我也不计其贵地相信了医生，心里盼望着激素类外国药能够尽快消灭瞳孔里的病毒。事实上在我发病一个多月之后，愈治愈甚，后来说话也无力气，人亦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我长期以来相信自然的生活方式，既无公费医疗也无医疗保险，每月是靠微薄稿费度日的。所以一天晚上，有朋友来电话问我：『你以后怎么办？』我就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眼睛瞎了以后怎么办？』他说完这话赶紧说：『哎呀我说漏了嘴，医生一再关照不让我告诉你。』

当时我放下电话，心里很是悲伤，记得当时是夜晚十一点半了，我盘腿坐在床上开始思考朋友说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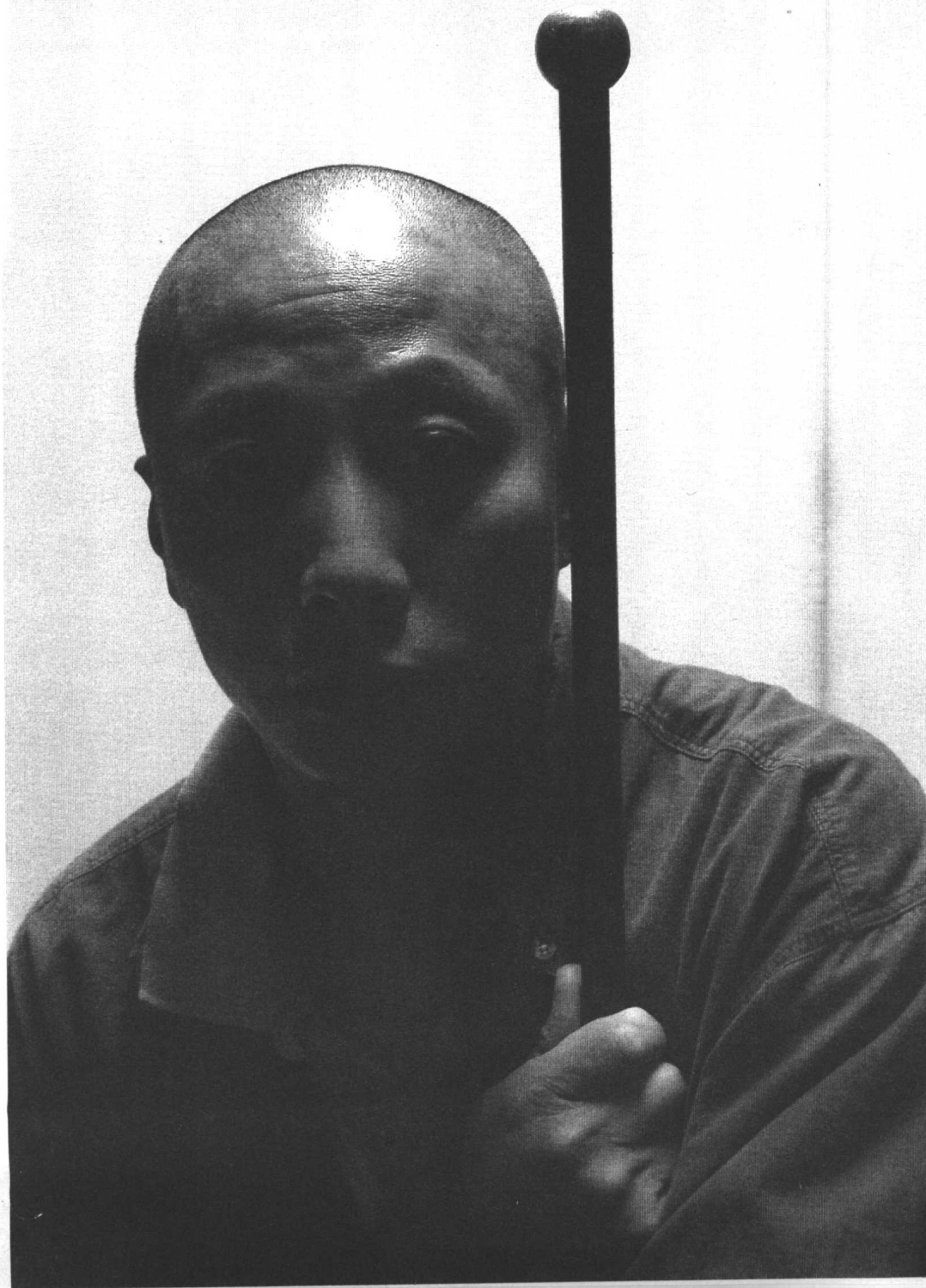
自序

率讲,我当时对刘医生的方子是将信将疑,却是死马当活马医。奇迹出现,三天之后我不但拉开窗帘、无需墨镜,而且长久地望着阳光照射在白色瓷砖的反光。眼睛无碍,顿时就感慨,后来更为感慨是我到广安门医院去检查,无意中看见走廊黑板板上写病毒性角膜炎慎用激素类药物,那一刻,心里多种滋味,搅和一起很是难受,但是我又明确地知道自己的难受已经到了不再难受的程度。

哲学是什么?我在黑暗中想到加缪说哲学唯一的问题是自杀。

如果哲学不能解决生活问题,要之何用?前几天,夜晚,我看见巷子里有一群农民在路灯下打扑克,在我经过之时,恰巧路灯灭了,漆黑一片,黑暗中仅能看见地面上模糊一团的报纸,刚刚还欢闹的农民们,默不出声。我就驻足观看,心想你们会继续玩下去吗?突然,农民们爆发出一阵笑声,然后一盏昏暗的手电,晃着,晃着,在这团报纸上方亮起了微弱的光线。我无意从这则小故事得到什么哲学式的启迪,倒是那一阵开心的笑,有如录音一般被我记得很清晰。即使没有了光明,农民们的扑克还是照样要去打的,微亮电光,依然会把老K、屁蛋、爱司什么的都给照耀依稀可见。反正就是玩一场游戏,可是我怎么觉得这就是生活的哲学。起码那根电棒就具有哲学的意味,我和农民们在黑暗中的遭遇就是哲学的困境。

若是能够抽象地去研究哲学,且进入到哲学精妙部位,需要具有特殊本事。仅仅是昏头昏脑地胡思乱想哲学,就不需要这些特殊本事了。愿意折腾自己,皆可为之,难道哲学不就是为了解决人生问题而派生出的胡思乱想吗?人在哲学的胡思乱想之中发昏,就像是鸟儿在空中盘旋嬉戏,旁人看来可能是活受罪,受罪者自己却是很惬意的。



002

015

017

019

021

033

037

041

045

055

059

081

087

093

095

143

00_ 自序

01_ 哲学

02_ 背叛

03_ 理由

04_ 真：语词

05_ 成佛成仙

06_ 不说

07_ 箴言

08_ 民族怪异性

09_ 等待

10_ 中国之宗教

11_ 实用文化

12_ 迷信

13_ 大白话

14_ 枯朽的不朽

15_ 语词：意义的终结

哲 学

我曾在《通达》一文里提到老王和他前妻，大意是他妻子离婚后再嫁，然后再离，再结婚，结婚对象又是老王，准确之谓叫做：复婚。老王的老婆重新回归，感觉极好，好就好在老王说：总以为是和别人的老婆睡觉。

我记得听了老王的描述，顿时喷饭，实在以为天下哲学的奥妙都让老王给道尽了。但也有人听了这故事，说是过于鄙俗，我却不这样看，甚至相反，我从这个近乎于鄙俗的故事里看到了一些伟大人物的思想，所谓可上达圆融无碍之境，而且我认为这个故事充满了黑格尔哲学的意味。

我也从威廉·戈尔丁的思想里看到了老王思想的意味，戈尔丁的小说《塔尖》之主题思想，说一帮人建教堂，最终“塔尖虽然建成了”但是“断送了对上帝的信仰。”老王对于老婆的感觉，也可以这样去解释，“老婆虽然回来了，却放弃了对老婆的占有”。也可以说是“虽然婚姻回归了，但是婚姻不再存在了”。

有一天我给远在美国的胡子发了一封 E-mail，我是这样说的：昨天，小王的女朋友找我算账，说我又给小王介绍女人了。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小王现在是我的“大拖船”，就是大海里的一种船，呼呼地开着，屁股后挂一大网，所有鱼虾一个不漏地网进来。鱼虾，就是女人，我在前面挑挑拣拣，小王是一切都要，一网打尽，他说有些女人是暂时替我保管的，以便来日让我再用。我经常对小王的女朋友们说，你们要有危机感，一定要在床上不同凡响，才能如何如何。胡子，好玩吧。谢谢你对我说谢谢，有机会我再给你介绍小密。

我说的小密是我的四徒弟。我的四徒弟在美国，我去信让胡子给照应一下，免不了说几句男人之间的话。夸了我四徒弟的美貌，并警告胡子不能有非份之想。胡子来信说自己老了，不能饭也。

饭否，是司马懿问孔明身体的一句话，尚能饭否。胡子自谦谓之不能饭也，可见平日里放松了房内功夫的训练。